

若我一直如此賦閑在家的話，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徵調去當兵。父親爲此擔心，幫忙探問有沒有甚麼好的工作機會。就這樣每天過著心神不定的生活時，臺南遭受了大空襲。大概就是「台灣沖航空戰」(Taiwan oki koukisen)一役，接下來的一連串空襲使市民們一下子之間完全喪失鎮靜，動搖起來。

現在看看當時的日誌：

十月十日 台灣沖航空戰，美國攻擊沖繩。

十月二十日 美軍主力開始登陸伊地島(菲律賓)，激戰。

十月二十四日 菲律賓沖海戰。

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批神風特攻隊出擊，聯合艦隊事實上消滅。

市民們慌張地疏散避難。我家也避難到臺南市北邊的善化。原先是要避難到南邊法華寺一帶，由於離台南機場近，寺院庭院裡也築起高射炮陣地，因而變更當初計劃。

家中交由任職臺南州廳皇民奉公會的育森兄負責，父親往來於疏散地與家中之間，育森兄的家人則和娘家人一起疏散到西港地方。

錦珪姐的一位親戚陳金煌在嘉義市役所庶務課人事股工作，靠著這份關係，我到嘉義市役所庶務課任職。任職令始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，月薪六十七圓五十錢，工作屬於文書股，負責共濟組合(互助工會之類)的相關事務。

父親帶我到和他有生意往來的嘉義市賴姓老朋友家中，讓我在那裡寄宿，房間六疊大，附帶三餐，每月四十四圓。

我自六月上旬返鄉以來，到十一月在嘉義市任職爲止，大談了一場戀愛。
↑
事情開端如下。

我前往親戚黃家做返鄉拜訪，在向伯父母兩人問候後，其長男黃景春住在和主屋不同棟，我也前往問候。景春的長女惠美與我在東京即相識，在那裡得以和惠美重逢。

我在東京時，惠美就讀於青山學院大學。她是一位嘴唇豐滿，也就是現在所謂體態豐盈嬌嬈型的可愛大姑娘。我喜歡上她。

黃景春在文化協會時代似乎相當活躍，爲了普及羅馬字，有兩三冊著書。他是出身慶應大學理財學部的知識份子，優雅而富幽默。夫人芳子即是庄司總一《陳夫人》中的主角，是典型的日本賢妻良母。

庄司總一是台南市西門町博愛醫院的後代。對於近鄰能產生一位受到日本文壇承認的作家，我覺得非常光榮。

東京的文學座將《陳夫人》搬上舞臺演出時，在東大留學中的育霖兄來信說他被委託做舞台考證，託此次的福，得以熟悉許多與新劇相關的人士；同時還附上紀念照片，讓我羨慕不已。《陳夫人》劇的戲劇指導是久保田萬太郎；演員有：杉村春子（飾陳夫人），森雅之（飾陳清夫）等等。

《陳夫人》的主人翁確有其人；但是有關戀慕丈夫的弟弟、或是婆媳磨擦等情節則是虛構的。我也認識景春的弟弟們，他們全都娶了賢慧的太太，各自有著圓滿的家庭，本人們也都非常紳士。

最歡迎我的是芳子夫人。

當時惠美任職於大正公園旁的測候所，每當路過測候所前，我總是心頭怦怦跳，期待著她剛好走出來。無論如何我總想再見惠美，費盡苦心地找藉口。我想出來的辦法是向景春氏借書來讀，如此，借書一趟，還書一趟，就有藉口常到她家了。也託這個福，我讀了相當多的書。如《宮本武藏》、《太閤記》、《列寧傳》、《大飯店》等等。

黃家充滿文化氣息，景春兄經常都是幽默感十足，我非常喜歡他這一點。芳子夫人更是理想中的日本女性，我覺得將這個人稱為母親，再適合不過了。惠美也具有知識份子的氣息，長相可愛，體格又好。這麼理想的對象，我覺得再也找不到。

但是其中問題也不少。

其一，黃家信基督教，王家則信佛教。在臺南雖然不像越南那般，但基督教徒與佛教徒之間也處得不怎麼好。何況王家還是法華寺的頭號施主。

其二，親戚之間的排行順序無法順利調整。惠美和我相當於叔父與姪女的關係，親戚間不同世代的通婚，對於封建殘渣仍多數殘留的臺南市舊家族而言，不能不說相當於革命性的

◆任職於嘉義市役所、穿國民服的王育德。

變動。

但這些事，我一點都不在意。

或許是惠美留在臺南的關係，

我在嘉義市役所的生活，是乏味而無趣的連續。我每天製作共濟組合的名簿，或開婚喪喜慶支出傳票之類的工作，都是單調至極又沒有太大意義的工作。月底的一周左右比較繁忙，剩下的只要整理整理申請



書就可以了。一有空閑，我就攤開從圖書館借來的書閱讀。一個上班階級這麼做，似乎不太好。我的隔鄰就是股長的位子，他是年約五十的肥胖男子，只有小學畢業，如果市長、副市長沒有傳喚的話，他大概也都是看看報、喝喝茶。但我看書時，他總一直瞪著我看。陳桑很擅長討好上司，股長在時，他總是一副忙著寫東寫西的樣子。

文書股除了我們三位之外，還有市長、副市長的專屬司機兩人，各課長用的司機一名，另外還有傳送文書的男孩兩人，打字、刻鋼板的女孩三人，全都擠在這個小房間。

陳桑外號「冷笑陳」，他對上司百般點頭哈腰，可是對股員們與其他課的本島人則擺出一副臭架子。由於我是靠陳桑的關係進來的，股裡的人認定我和陳同派。但我的天性原就是直說主義型——好就說好、不好就說不好，加上我又去過東大，馬上就獲得人心。有兩名女職員對我頻頻示好，讓我困擾。其中一人甚至還請陳桑透過錦珪姐，讓媒人到家中來說親。

他們的想法是，既然在嘉義市役所工作，娶個娘家在嘉義的太太，總是比較方便。嘉義的寄宿生活也的確是夠受的。

昭和二十年（一九四五年）春天，嘉義市遭受猛烈空襲，從車站到市役所之間約一千五百公尺長的主要大道也燒毀，火勢來到我寄宿的南門町附近。

房東一家害怕極了，說他們將疏散到鄉下，並說房租費不用算了，若是我能留下來幫他們看家的話，那就非常感謝了。我答應了，但只待了一個晚上就怕得逃了出去。

因為既斷電也斷水，廣大的占地空蕩蕩的，令人心中不安。我逃了出去，直奔市役所值夜室。值夜室變成每晚擠兩個人的狀態。分配值夜的是文書股，由於志願者很少，我習慣性地志願值夜。

值夜時經常被電話電報吵醒。一有空襲，市長副市長之類的大人物隨即趕來，接待他們時，經常滿頭大汗。

我大概過了一個月這種生活，心想再這樣下去，體力也支撐不了，因此轉到司機林桑家中借住。他的太太孩子避難去了，他一個人住。

我每個月去見避難中的惠美一次。惠美疏散到山區南化。爲了到這裡，我先搭火車在新市下車，然後一路步行。我在背包中裝滿糖球，這是透過工作上的關係才買到的。從新市步行大約一個半小時抵達大潭。這裡是臺南市的水源地，公學校時代曾經來過這裡遠足。從這裡到左鎮大約兩個小時。從左鎮直往東邊前進，就是玉井了。來到左鎮，在一間不乾淨的鄉下小店吃中飯，然後往南行。接下來的路段都是坡路。其中有一段名叫「掠死猴崎」(siak-si-kau-kia)，意思是這段坡路崎嶇險峻，連猴子都會摔跤。途中若遇驟雨，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會放晴。但我一心一意只想早點見到惠美，冒雨趕路。千辛萬苦終於抵達南化的時候，暮色已籠罩。

惠美面露訝異，接著沉下臉。她似乎不相信我能夠來到這裡，又似乎有些感到困擾。換

話說，她家疏散到南化避難，與在台南不同，大家過著不自由的生活。黃家的封建性和王家沒有太大差異。她是跟著祖母一起疏散來的，父母親則避難到新市地方的佃農家。因此她對祖母、叔父們與姐姐、孩子們總必須多所顧慮。

我被雨水淋溼，全身汗水污泥，一副悲慘可憐的落魄相，然而，我沒有顯露半點疲憊，傍晚時邀她外出散步。起先她一直都不答應，好不容易點頭說好時，卻還帶了叔父的小孩同行，讓我禁不住噴噴表示不滿。

南化是大正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西來庵事件的古戰場，余清芳、江定等反亂軍攻擊並消滅這裡的派出所。我們站在村庄角落的懸壁，東南邊聳立著一座小丘，聽說反亂軍就是從這裡進攻的。原本我們應當沈浸在懷古氣氛當中，可是惠美的態度令我感到失望、沮喪，也非常生氣。我打從老遠來會見戀人，對方卻只顧著周遭人的想法，不是過於見外了嗎？我專程前來的辛苦也變得沒有一點價值了。

昭和二十年（一九四五年），馬尼拉陷落，台灣全島籠罩著不安，擔心敵人接下來將會登陸台灣。空襲更加激烈，市內四處都遭殃。市區道路到處被挖成壕溝，有的地方深達三公尺左右。燈火管制的夜晚，一不注意，行人就會掉落下去。

我在星期日坐第一班火車從嘉義出發，在善化下車。從善化車站步行約二十分鐘，進入

善化市街，父親和兩位母親疏散到這裡。附近非常鬪亂。父親將紙幣整束捲在特製腰帶中，總是隨身攜帶。他看到我時，雖然顯得很高興，但也只是一霎時而已，父子兩人也沒有什麼特別可談的。阿母為我包了土豆，我則照例給了一包糖球。然後帶上她為我準備的便當，將行李分掛在兩肩，頭上戴著農夫的斗笠，腳上捲著腳布，於午前向著惠美所在的新市開始步行出發。

從善化到新市路程大約一個小時。路街兩側交錯地挖有防空壕，這些防空壕形狀類似捕捉章魚的陶罐。

我在嘉義的生活，唯一的活力來自惠美的情書。剛開始，她叫我讀有關「基督教的結婚觀」，並寄書來給我。她似乎有意要我改信基督教。正如前述，王家佛壇齊備，也是法華寺的頭號施主；但我什麼都不相信。為了惠美，我也向她說過我對宗教有興趣，以往在辯論部曾經以「青年與宗教」為題演說過，若說將來一定要有信仰的話，選擇基督教的可能性很高；不過，目前我只信仰女子的「媚教」與男子的「勇教」兩大宗教（日文原意為：男要膽量，女要嬌），逗她大笑不停。

但是惠美的情書越來越少，終於再也沒有來信了。